

傅惜华戏曲文献提要述略

谢雍君

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傅惜华在报刊、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戏曲提要文章,还参与撰写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部分提要。傅氏戏曲提要与其《中国古典戏曲总录》一起,共同构成了他的戏曲目录学研究。本文主要以傅惜华在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撰写、发表的戏曲提要为研究对象,梳理傅氏戏曲提要的内容和特色,辨析其戏曲提要与传统戏曲提要著作之关系,揭橥傅惜华戏曲提要所蕴涵的史学价值和理论价值。

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傅先生撰写的提要主要有:《高腔剧本提要》、《明代传奇提要》^①、《〈京遇缘〉——皮黄剧本提要之一》^②、《碧藻馆藏曲志》^③、《缀玉轩藏曲志》^④、《清代传奇提要》^⑤、《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》^⑥、《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》^⑦、《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》^⑧,以及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提要稿本。在这近十种戏曲提要里,有五种提要值

①《明代传奇提要》,《国剧画报》1933年5月18日、25日,6月1日、8日、15日、22日、29日,7月6日、13日、20日、27日,8月3日、10日;《晨报·剧学》1938年11月11日、18日、25日,12月2日、9日、16日、23日、30日,1939年1月6日、13日、20日、27日,2月3日、10日、24日,3月3日、10日。

②《京遇缘》,《大公报·剧坛》(天津)1935年1月26日、27日。

③《碧藻馆藏曲志》,《大公报·剧坛》(天津)1935年3月19日、21日、23日、27日,5月11日、12日、13日、28日、29日,6月1日;《北平晨报·国剧周刊》1936年6月4日、11日,7月23日、30日,8月13日。

④《缀玉轩藏曲志》,铅印本,1934年。

⑤《清代传奇提要》,《华光》第1期(1939年8月号)、第2期(1939年11月号)。

⑥《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》,《中国文艺》第1卷第4期(1939年12月),第2卷第5期、第6期(1940年1月、2月)。

⑦《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》,《文学集刊》1943年第9期、1944年第4期。

⑧《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》,《文史杂志》第6卷第1期(1948年3月)。

得一提。

其一,《高腔剧本提要》,主要介绍高腔的源流、发展和现状,著录《八仙》、《闻铃》、《小宴》等十个剧目的本事、脚色、歌曲、排场及源流。这种撰写方式,与传统戏曲提要的写法有所不同。传统戏曲提要,或者着重于剧本本事、源流的考证,或者汇集资料、考辨错讹,无名氏《传奇汇考》、姚燮《今乐考证》等提要皆为此种著述方式,它们不涉及对剧本脚色、歌曲、排场的介绍。“本事、脚色、歌曲、排场、源流”的提要著述法,是傅先生戏曲提要特色之一,后来成为傅先生戏曲提要的基本体例。

其二,《碧蘂馆藏曲志》,登录傅氏个人藏明清传奇《金锁记》、《蛟绡记》、《牧羊记》等8种。碧蘂馆是傅先生藏书室名,他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购藏南北戏曲书籍,“勿论旧槧名刻,南府官书,梨园传本,苟力所能逮,莫不尽事蒐藏”^①,到了40年代,积书盈室,所得近万卷^②。傅先生陆续撰写了《明代传奇提要》、《清代传奇提要》等文,将个人所藏珍秘,公诸于世,供治曲者参考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有《碧蘂馆藏曲志》,为傅先生誊抄稿,著录明清传奇19种,内容与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提要基本相同,与之前的《碧蘂馆藏曲志》、《明代传奇提要》、《清代传奇提要》有所不同。之前的三种提要主要从作者、出目、家门、本事、版本五个方面,考据作者事迹,移录出目家门,撮述梗概,详注版本。而誊抄稿《碧蘂馆藏曲志》体例稍有不同,大致分为作者、出目(或本事)、曲评、舞台演出(流传),这种体例是与傅先生撰写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提要一致的。评论剧目、记录其舞台演出、流传情况,是傅氏戏曲提要的主要特点。从19种传奇提要的誊抄,可以看出傅先生本人对这种戏曲提要撰写方式的认可。从报刊稿到誊抄稿,傅先生的戏曲提要体例发生了一些变化,在不断的撰写实践中,傅氏在撰写戏曲提要方面,摸索并形成了一种具有个人特点的戏曲体例撰写风格。

其三,《缀玉轩藏曲志》,登录了梅兰芳缀玉轩藏明清杂剧、传奇抄本24种。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私家购藏戏曲书籍颇为兴盛,长洲吴氏(梅)、通州王氏(立承)、鄞县马氏(廉)、长乐郑氏(振铎)、北京程氏(砚秋)、泰县梅氏(兰芳)等人,皆以家藏南戏北剧珍品,称著于时。梅氏家藏曲籍始于祖父梅巧玲。1925年,梨园世家中素以藏书闻名的陈嘉梁仙逝,其家藏梨园演出本、钞本,一半让归于梅兰芳,梅氏藏书为之蔚为大观。后因兵火之乱,梅家藏书残损严重。1931年,傅惜华受梅氏之邀,整理缀玉轩藏曲,草作《缀玉轩藏戏曲草目》、《记缀玉轩藏内府钞本》,继而为缀玉轩所藏之珍贵版本,撰写提要。《缀

①傅惜华:《近五年来所获知戏曲珍籍》,《艺文杂志》第1卷第1期(1943年7月)。

②截止20世纪70年代,傅惜华藏书计有三万多册,他过世后,家属遵其遗嘱,将藏书捐献给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。

《玉轩藏曲志》所涉 24 种剧目,罕见版本流传,也不见于诸家著录,尤为珍贵。《狮吼记》、《福寿荣》等为清内府抄本,未见民间梨园鬻演;《小金钱》、《刘海圆》、《兴唐传》、《元宵闹》等为民间艺人演出抄本,未见诸家著录。傅惜华考证作者,记述生平,勾稽本事,撮述内容,记录梨园搬演情况,为后世研究者提供参考。

其四,《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》,著录日本宫廷学校、私家文库所藏中国戏曲善本丛编 10 种、选集 9 种、杂剧 10 种、传奇 61 种、其他 5 种,计 5 类 95 种。1939 年春,傅惜华获得赴日考察公图、私家所藏中国罕传或久佚的戏曲小说善本的机会。之前,其日本好友长泽规矩也曾示其家藏之中国戏曲善本,傅先生为之撰写了《记长泽氏所藏钞本戏曲》^①。1938 年冬,其兄傅芸子赴东京访求戏曲小说善本,撰有《内阁文库读曲记》、《内阁文库读曲续记》^②,引起中日学者的注意。傅惜华认为,自己治理中国俗文学,“已逾二十年,于日本所保存之小说戏曲珍贵资料,久蓄有调查研究之志,惟以人事倥偬,未能如愿,深以为憾”^③,对于一直从事戏曲文献学研究的傅先生来说,他向往有朝一日能如兄长一般,亲眼目睹日藏之珍品。所以,当访日机会来临时,他非常欢欣,将此次观览所得,草成《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》和《内阁文库访书记》,公开发表。《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》专门记录戏曲善本情况,《内阁文库访书记》的内容则宽泛多了,除了南北戏曲,还登录了通俗小说、文体小说、笑话选集、通俗类书等珍籍,为俗文学研究者介绍了日本藏书之情况。在《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》里,傅先生首次分丛编、选集、杂剧、传奇、其他五门类来撰写戏曲提要,后来他负责撰写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提要即延续这种分类法。

其五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提要。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是一部继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之后最重要的提要书籍,手抄本,完稿于 1942 年至 1945 年,1996 年齐鲁书社据之影印出版^④。据影印本《提要撰者表》,“集部·戏曲类”撰者为孙楷第和傅惜华两位先生,傅先生撰写了其中 418 种戏曲提要。其实,傅先生撰写条目数不止 418 种。笔者在笺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傅氏提要时,查对影印本“索引卷”所著“戏曲类”目录,发现有 20 种提要在《提要撰者表》里没有找到对应撰者。影印本《前言》末注:“自第三十五册第六四二叶下栏至第三十七册第三八三叶上栏均是

①《记长泽氏所藏钞本戏曲》,《大公报·剧坛》(天津)1935 年 7 月 20 日至 22 日、24 日至 31 日,8 月 1 日、2 日。

②傅芸子:《内阁文库读曲记》、《内阁文库读曲续记》,载《朔风》第 4、5 期(1939 年 2、3 月),《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》第 2 期(1942 年 12 月)。

③《内阁文库访书记》,《日本研究》第 3 卷第 6 期(1944 年 12 月)。

④本文提到的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以齐鲁书社 1996 年版为据。

从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原始档案中辑出,其中部分提要撰者无考,故不复注出。”未著撰者的20种戏曲提要,载于第35册第795叶下栏至第807叶上栏,其页码正在此范围内^①。经笔者对稿本笔迹、提要特点等方面的比对与研究,确定撰者当为傅惜华先生。因此,傅先生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共撰写了438种戏曲提要。这些条目大多包含了之前他在《国剧画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北平晨报》、《晨报》、《华光》等刊物上撰写、发表的戏曲提要^②。

二

傅惜华戏曲提要所涉门类很多,除了传奇,还涉及杂剧、传奇、曲谱、曲律、曲品、总集、选集、散曲,与《四库全书》只收录曲品、曲谱、曲韵三门,有着显著的不同;与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专收杂剧、传奇两门,也有长足的变化。这是傅先生勇于精进,“特为新例”的创举。

《四库全书》中“集部·词曲类·南北曲”,主要依照曲品、曲谱、曲韵三门来分类、介绍,曲品类,仅著录沈德符《顾曲杂言》;曲谱类,仅著录《御定曲谱》;曲韵类,仅收录《度曲须知》。傅先生认为这种分类法,“不精当,体例又多未合,所收之书,俱未足以代表某一时代之戏曲作品”^③。为了能够在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里体现出最新戏曲版本的发现,博采《四库全书》所未收之书,傅先生打破正统文人对戏曲的既定观念,从“戏曲本体、文学立场”出发,重新制定新的分类方法,将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“戏曲类”分为丛编、杂剧、传奇、曲谱、曲律、曲品、散曲、选集八门,以之为标准,选录入库之戏曲文献。《四库全书》尚未关注的杂剧、传奇、曲律、丛编、选集等戏曲类型,进入了傅先生的皮集视野,大量善本、孤本,获得了跻身四库的机会。如李漫翁《御炉香》,吕履恒《洛神庙》,张应楸《鸳鸯帕》,徐昆《雨花台》、《碧天霞》,韩锡胙《渔村记》,顾森《回春梦》,孙埏《锡六环》,宋廷魁《介山记》,陈烺《紫霞巾》、《花月痕》,王筠《繁华梦》、《全福记》,王懋昭《三星圆》,潘炤《乌阑誓》,江义田《丹桂传》,无名氏《双金牌》,蛾术斋主人《一江风》,勺园主人《隔叶花》等剧,皆为傅氏个人收藏,以往未见曲目著录,尚属首次披露。傅先生对这些珍本的推介和评论,使许多束之高阁的剧本、选集、曲谱、曲品、曲韵等戏曲文献,特

①20种剧目为:《玉壶春》、《双献功》、《不伏老》、《有情痴》、《红莲债》、《红线女》、《北邙说法》、《昆仑奴》、《男王后》、《再生缘》、《广陵月》、《花舫缘》、《寒衣记》、《蕉鹿梦》、《鱼儿佛》、《樱桃园》、《虬髯翁》、《双莺传》、《风流塚》、《空堂话》。

②傅惜华所撰之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提要,未收录其在报刊发表的《白蛇记》、《绡春园》、《红梅记》,因此三剧已由孙楷第负责撰写。

③傅惜华:《拟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〉集部词曲类南北曲提要体例书》,铅印稿,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,复旦大学博士生王亮据之整理,载王亮《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〉研究》,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。

别是清代杂剧、传奇剧本,重新与世人见面,填补了戏曲目录的空白。

傅氏戏曲提要所涉文献,版本珍贵。提要除了登录傅氏家藏书目,还摄录全国各地公私所藏珍本,以及日本所藏孤本。

傅氏藏书之丰富,在三、四十年代便称誉于世。所收藏的戏曲文献,曲目丰富,种类繁多,除了昆曲、京剧、地方戏剧本,还有大量的散曲、弹词、宝卷、子弟书。他所收曲目,有些为罕见孤本,如明万历本《荆钗记》、富春堂刻本《南西厢记》、继志斋本《旗亭记》、天启间刻本《博笑记》、敲月斋本《苏门啸》等,傅先生在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里皆作了详细的记录,并强调了曲目的版本特点。除了家藏曲目,傅氏提要还选录了大量公私藏家的珍籍。“近年来戏曲之学大为昌明,公私藏家竞嗜搜罗,且旧京梨园世家收藏最富之金匱陈氏、怀宁曹氏,两家藏书出现,因而未见著录之孤本珍本戏曲,重见于世者颇多,今并择要采入。”^①公家藏书涉及北京图书馆、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(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)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、北京西什库“北堂图书馆”、江苏省立图书馆(今南京图书馆)等。私家藏书不仅涉及怀宁曹氏、金匱陈氏部分遗书所归的缀玉轩,而且涉及郑振铎、吴梅、俞樾、陶湘、董康、马廉、王立承、瞿绍基、许之衡等国内知名藏家之藏曲。他特草的《缀玉轩藏曲志》、《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》、《关于〈偷桃〉、〈青衫〉、〈霞笺〉三种传奇》^②和《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》,是他对国内戏曲珍本、孤本、梨园钞本的真实记录。此外,还记录了日本内阁文库、京都帝国大学、宫内省图书寮、吉川幸次郎、长泽规矩也的戏曲藏书,内阁文库藏万历间刻本《玉谷新簧》、《乐府南音》、敦睦堂刻本《摘锦奇音》、爱日堂刻本《八能奏锦》、天启间刻本《衍庄新调》、崇祯间刻本《玄雪谱》、明刻本《渭塘梦》、《三义记》,尊经阁文库藏金魁刻本《大明春》,长泽规矩也藏积德堂刻本《娇红记》,等等,皆为国内久逸之孤本。对珍贵戏曲古籍的搜访和登记,使傅氏戏曲提要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
傅惜华戏曲提要所涉剧种,花雅兼擅,既关注俗称“雅部”的杂剧和传奇,也涉及俗称“花部”的京剧、高腔,连当时治曲家忽略的清内府抄本,也在他的著录视野之内。

在提要里,明清传奇条目最多。以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为例,438种条目中,明清传奇有260多种,占一半之多。数量的对比清楚显示出傅先生对传奇的倾心。傅先生是昆曲票友,串演过《玉簪记》之《琴挑》、《偷诗》,《紫钗记》之《折柳阳关》,《牡丹亭》之《游园惊梦》,《长生殿》之《闻铃》、《惊变》等。他对传奇的情有独钟,既是学理追求的体现,也是他对昆曲表演艺术痴迷的体现。此外,傅先生撰写提要,不是述而不作,而是有述有论。如

①傅惜华:《拟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〉集部词曲类南北曲提要体例书》。

②《关于〈偷桃〉、〈青衫〉、〈霞笺〉三种传奇》,《艺文杂志》1944年第6期。

《紫钗记》条,在叙述剧本与本事之异同后,评论道:“玉茗‘四梦’中,以此为最艳矣。惟记中舛律处颇多。缘显祖当时,尚无南北宫谱行世,所据以填词者,仅《太和正音谱》、《雍熙乐府》、《词林摘艳》数种而已。不得以后人之律,轻议前人之词也。且自乾隆间,叶堂《纳书楹曲谱》出世后,其不合律曲,而改作集曲者,十有六七,其声别有幽逸爽朗处,非寻常洞箫玉笛可比。然则谓此词不合律者,仅皮相之谈耳。试读臧懋循删订本,律则合矣,其词何如耶?”^①关于“四梦”之不合律,戏曲史上争论不休。傅先生从曲律发展的角度寻找《紫钗记》不合律的缘由,符合明中叶传奇创作的真实情况,他的“不得以后人之律,轻议前人之词”,可谓一语中的,道出了几百年来诟病“四梦”的症结所在。

清末,“花部”京剧兴盛,舞台上演出的剧目多以艺人自编为主,文人雅士参与创作的不多。到了民国,这种现象有所改变,文人参与编剧渐成气候,齐如山、翁偶虹、罗瘿公、陈墨香、傅绪等为四大名旦及其他名角所编的戏,受到观众的欢迎。傅先生撰述的《皮黄剧本作者草目》^②和《皮黄剧本作者续目》^③,系统梳理和记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文人、艺人所编的京剧剧本。不仅如此,他还撰写了京剧剧目《京遇缘》提要,从其副标题“皮黄剧本提要之一”来看,傅先生原计划要写系列皮黄剧本提要,后因诸种原因,著述搁浅了。但一斑可窥豹,从《京遇缘》可以发现傅先生著述提要之广泛视野。他对该剧舞台演出的记述,也侧面地反映出,傅先生虽是一位文献研究者,但他对京剧和戏曲艺术的本质却有着个人独到而深刻的认识,认识到舞台表演是戏曲艺术的核心。所以,提要虽为戏曲文献形式之一种,但他在这有限形式的方寸之内,尽力将戏曲艺术的本质体现出来。

在傅氏提要里,高腔条目所占的比例不高,只有10种,但傅先生对高腔的关注,其在戏曲目录学乃至戏曲学术史上的意义,超过该数字所代表的内涵。在传统文人眼里,地方高腔嘈杂、恶俗,不登大雅之堂。关于高腔的起源、沿革、历史及其价值,更少有人去研究。但傅先生却独具慧眼,认为高腔与昆曲一样,具有同等价值,呼之为“雅曲”,自幼癖嗜,并致力于其曲谱、剧本的搜罗和研究。他认为,“高腔剧本较之昆曲曲谱,尤为难得,盖此种剧本,皆未镌刻行世,仅有伶人所传之旧钞本”。^④他将自己收藏的高腔剧本作了一番梳理、研究,于

①傅惜华:《紫钗记传奇》,载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3册第264页。

②《皮黄剧本作者草目》,《大公报·剧坛》1935年4月9日、11日、13日、14日、16日至19日、21日、29日、30日,5月1日、2日、6日、7日、9日、10日、14日、16日、17日、23日、27日、30日,6月2日至6日、10日、11日、18日。

③《皮黄剧本作者续目》,《北平晨报·国剧周刊》第82期、83期、85期、87期、89期、91期、93期、95期(1936年5月14日、21日,6月4日、18日,7月2日、16日、30日,8月13日)。

④傅惜华:《高腔剧本提要》“引言”,《北平晨报·艺圃》1930年12月27日。

是有了《高腔剧本提要》。在《高腔剧本提要》前,傅先生写了近二千字的“引言”介绍自己对高腔的研究和认识。从“引言”里,我们获知,傅先生当时收藏了百余种高腔剧本,但在提要里仅著录了10种。为何只著录10种,因缺乏史料,目前无法说明理由。但从提要呈现的内容来看,《挡曹》为红净戏,《扫松》为老生戏,《闻铃》为帽生戏,在表演艺术方面各具特色,它们代表了高腔艺术的精华。对高腔剧本进行学理性的著录,这在戏曲目录学史上,还是首次。傅先生在高腔剧本提要里所确立的“本事、脚色、歌曲、排场、源流”写作体例,开创了戏曲提要的新写法,推动了二十世纪戏曲学的发展。

对清内府钞本的重视,是傅氏提要的又一特点。傅先生从事戏曲研究伊始,即关注清宫戏台、装扮及其演艺情况,他著文提到:“南府官书,辛巳(1941年)岁春,曾购入档案史料,及剧本曲谱甚夥。”^①其家藏古籍中,有相当一部分为内府钞本,《清代杂剧全目》卷七至卷十著录了大量清宫承应戏。《碧萼馆藏曲识略》是他首次对清内府钞本《碧云霄霞》、《封神天榜》进行提要登录,《记缀玉轩藏内府钞本》、《缀玉轩藏曲志》实录了梅兰芳家藏的清内府演出本《狮吼记》、《太平祥瑞》、《福寿荣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提要则记录了傅氏个人收藏的清内府珍籍《劝善金科》、《昭代箫韶》、《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、《太古传宗》。梅氏藏书《狮吼记》,清乾隆间开化纸四色精钞本,仅四出:《柳氏捧镜》、《陈慥游春》、《东坡明义》、《季常梦怕》,每出标目下,俱注“昆腔”,与民间流传的汲古阁刻本不同。《太平祥瑞》、《福寿荣》、《劝善金科》、《昭代箫韶》、《封神天榜》、《碧云霄霞》皆为清代内廷大戏。《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、《太古传宗》则为清廷御制的曲谱总谱。在傅氏之前,昭槁《啸亭杂录》和王国维《曲录》对清代宫廷承应戏有所提及,但未作学理上的著录。傅氏对清廷演出本、曲谱进行提要式著录,丰富了戏曲提要的内容,也为世人了解清内府戏曲的演出打开了一扇窗口,为清宫戏曲研究奠定了基础。

三

傅惜华戏曲提要,继承了《曲品》、《曲海总目提要》等戏曲目录提要的优良传统,并有所推进,有所创新。对于元明清时期的曲本、曲谱、曲律、曲品、散曲、选集、丛编等戏曲文献,著录文献记载,考证作者生平,介绍剧目内容,考索剧日本事,辨析版本流传,评鹭艺术价值,自觉地担负清理和总结传统戏曲学术遗产的重任,为推动戏曲提要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傅氏提要主要分作者、出目(或本事)、曲评、舞台流变四部分的内容。在著录作家及其作品特点方面,傅先生重视著录作家的生平事迹,并对作品的艺术成就做出评价。如《杂剧二种》,考证作者边汝元,“字善长,号渔山,别署桂

^①《近五年来所获知戏曲珍籍》,《艺文杂志》第1卷第1期(1943年7月)。

岩啸客。河北任丘人。性好学,文章甲于郡邑。而数奇不售,屡蹶场屋,遂绝意进取”,评价其诗“清苍雄健,以浣花为宗”^①,大有元代戏曲目录专著《录鬼簿》之遗风。

在著录作品出目、本事时,傅氏提要体现出对《曲海总目提要》的承袭和激扬。《曲海总目提要》是一部收录杂剧、传奇剧目的专科提要专著,初编于清初。民国初年,董康将《传奇汇考》和《乐府考略》的残本合编出版,误以《乐府考略》为清乾隆年间黄文暘编撰的《曲海目》,命其新编本为《曲海总目提要》。《曲海总目提要》收录剧目 684 种,每种剧目考证作者生平,简述剧目故事内容,特别在辑录本事、考辨源流方面,所录史料最为翔实,在提要的规模和质量方面,是其他提要所无法匹敌。傅先生吸收了它的优点,在关涉剧本的剧情、本事时,会优先参考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之介绍。如关于沈璟《桃符记》剧情,傅氏云:“洛阳刘天义,游学汴京,寄寓黄公店,以资斧罄,鬻书春帖子度日。……拯俱置之干法。又以神丹活青鸾,忠以为女,而天义以荐授官,复与青鸾配为夫妇焉。”^②查对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十三之《桃符记》,会发现该段文字基本延续了它的内容。

傅氏提要对古代戏曲提要的继承,还体现在对《曲品》品评方式的认同。吕天成《曲品》借鉴钟嵘《诗品》的批评方法,将入目的作家、作品分品定级,开创以品评为主的撰写风格,在戏曲目录史上独成一派。傅先生认同吕天成的这种评剧方式,在提要里直接引用《曲品》原话,作为对作品艺术成就的权威性评价。如评《桃符记》,采用了《曲品》里“宛有情致,时所盛传”^③原句。明代剧目情况大致如此。若涉及清代剧目,则引用梁廷柟《曲话》的评语。如评价阮大铖《燕子笺》的艺术特点时,假借了《曲话》原评:“鸾交两美,燕合双姝。设景生情,具征巧思。”^④

但傅氏提要并不止于对《曲品》、《曲话》的引用,对作家、对作品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。曲词是否雅致,结构是否谨密,曲律是否合度,是他批评剧本的三大原则。如他评《桃符记》曰:“今观此记,词采意境,或伤庸率,然结构谨密,脉络清晰,既供场上之鬻演,且严守曲律,不失矩度,亦足为制曲之圭臬。”^⑤从曲词、结构、曲律三个角度对《桃符记》做出了艺术上的评估。这是傅先生对古代戏曲提要继承基础上的发扬和创新。

傅氏提要的创新还体现在,他极力倡导戏曲本体观念,并付诸实践,在戏曲提要里强调和突出戏曲艺术的特性,确立了在目录学领域戏曲提要不同于

①傅惜华:《杂剧二种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第 36 册,第 599 页。

②傅惜华:《桃符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第 13 册,第 53-55 页。

③吕天成:《曲品》,载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(六)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59 年,第 229 页。

④梁廷柟:《曲话》,载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(八),1959 年,第 269 页。

⑤傅惜华:《桃符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第 13 册,第 55 页。

文学提要的独特品格,完成了传统戏曲提要向现代戏曲提要的转换。

“戏剧本体”一语,首先出现在他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集部·词曲类·南北曲”提要所撰的体例书里。“诸家著录之元明清三代之南北曲,‘率无简择,萧兰并擷,珉玉杂陈’,公私所藏,亦浩如烟海,今仍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例,特创新规,‘一一辨厥妍媸,严为去取,其上者悉登编录’(见《四库总目》‘凡例’第三则),惟其标准能具左列一项者,均可采入。(1)凡在戏剧本体上占有重要地位者。(2)凡在文学方面而具有特殊价值者。”^①傅先生将作品是否在戏剧本体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著录的主要标准,这种标准在当时可谓“新规”。因为在传统的戏曲提要时,所录的作品多采用文学的标准,而不是戏曲艺术的标准。撰写时,也是依照文学目录的著录方式撰写,列作者字里官职,详版本源流,撮述梗概,考辨本事,而不考虑入目作品的戏曲特性。

同为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撰者,孙楷第长于考据以及在考证基础上得出新的论点,而傅惜华则在叙述作品的戏曲特性方面别出一格,更喜欢并善于介绍剧目的艺术特点、舞台演出、流播情况。如《金丸记》,介绍其第二十一出《妆盒》、第二十三出《盘盒》、第二十四出《收养》、第二十九出《拷问》在近代舞台“偶见鬻演,但以弋腔歌之耳”^②。《精忠记》,以“惜梨园中,久失鬻演者矣”^③之句结尾。介绍《遍地锦》时,最后谈到:“子翼此作,曲白工整,惟结构略嫌冗杂,未尽善耳。此曲槧本久佚,近年亦绝无鬻演者也。”^④所用语句并不多,但对剧目舞台流播情况的关注,反映出他对戏曲提要不同于文学提要的独特认识。对于盛演舞台的剧目,傅氏会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其音乐、排场、脚色。如许自昌《水浒传》,梨园常演者,有第三十一出《冥感》。傅氏在提要里,详述《冥感》出音乐之精彩与不足:“阎婆惜歌【梁州序】曲,仅‘花不醉下泉人’一语,允为妙文。馀则以堆砌为能事,句用一典,辞意晦涩,深无足取,且所押韵,真文、庚亨,模糊不辨。……《水浒传》中之阎婆惜暨潘金莲,并为戏曲艳冶绝妙之关目,故自昌此作与沈璟之《义侠记》,盛行歌场,良非偶然。”^⑤

这种从戏曲本体角度来研究剧目、撰写提要的方式,是傅先生多年浸染昆曲,熟悉昆曲表演艺术的结果,体现出他对戏曲舞台性的重视,以及对戏曲提要目录如何凸显戏曲艺术特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追求。傅先生这种对戏曲本

①傅惜华:《拟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〉集部词曲类南北曲提要体例书》,铅印稿,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,复旦大学博士生王亮据之整理,载王亮《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〉研究》,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。

②傅惜华:《金丸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第13册,第51页。

③傅惜华:《精忠记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第3册,第478页。

④傅惜华:《遍地锦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第13册,第37页。

⑤傅惜华:《水浒传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第13册,第60页。

体性的激扬,对戏曲提要目录“戏曲”特性的强调,为二十世纪戏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。

傅氏戏曲提要既继承、传扬了古代戏曲提要的精髓,也为《中国古典戏曲总录》的出版提供了扎实的学术基础,有利地推动了戏曲目录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。

傅氏戏曲提要皆撰述于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《中国古典戏曲总录》之《元代杂剧全目》、《明代杂剧全目》、《明代传奇全目》、《清代杂剧全目》分别于1957年、1958年、1959年出版。可以说,如果没有三、四十年代戏曲提要的撰写和积累,《元代杂剧全目》等三种目录著作不可能连续于三年内出版。有了十多种戏曲提要为基础,《元代杂剧全目》等三种目录著作资料更为丰富,编排更为合理,考订更为精审,并及时纠正了三种提要目录里的个别错误之处。如傅一臣籍贯,傅氏在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里作“江苏吴县人”,在《明代杂剧全目》里改为“浙江杭县人”。冯惟敏作品《僧尼共犯》,在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海浮山堂词稿”条目里作“传奇”,在《明代杂剧全目》里,考证其“实系四折北曲,确为杂剧体制”,改归入杂剧卷。《金丸记》、《精忠记》二剧,在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里,题“姚茂良撰”。在《明代传奇全目》里,考订“《古人传奇总目》标此记为姚静山(茂良)作,其后《重订曲海目》、《传奇汇考标目》、《曲目表》、《今乐考证》、《曲录》诸书,皆沿其误,题为姚作”^①,故作了订正,改为“无名氏撰”,等等。从傅氏戏曲提要到《中国古典戏曲总录》,二十世纪戏曲目录学的发展轨迹得到了清晰的呈现。对于傅先生《清代传奇全目》手稿的遗失,我们至今心怀缺憾。但三、四十年代发表的《碧萼馆藏曲志》、《缀玉轩藏曲志》、《清代传奇提要》、《日本现存中国善本之戏曲》、《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》、《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》以及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戏曲类”提要稿本,可以使我们窥见《清代传奇全目》的大致轮廓。傅氏戏曲提要为戏曲研究在新时期乃至21世纪的发展搭建了扎实的平台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

^①傅惜华:《明代传奇全目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59年,第451页。